侨友之声

追忆峥嵘岁月 传承嘉庚精神

——厦门大学校史展开展

□ 陈毅明

编者按:

3月7日,厦门大学校史馆举行百年校史展开展典礼。此次活动是厦门大学百年校庆倒计时30天活动之一。厦门大学1961届历史系校友、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应邀参加,并深情讲述了自己与厦大的故事。

各位老师,大家好!

非常高兴!我的母校,百年厦门大学的校史馆就要在这里开展了!感谢各位领导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,讲一点感想。

悠悠百年,苍海桑田。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年头,厦门大学有幸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应运而生,有幸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眷顾和哺育,不断成长,壮大,而巍巍屹立于中华大地。

陈嘉庚在不惑之年,毅然捐献全部资产创办的厦门大学,是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。历经独资私立、政府公立和国家重点,校名不改,类别不变,校址依旧,风雨兼程,一路凯歌,铸就的"南方之强"愈益坚实,愈益挺拔。

校史馆所在的群贤楼,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陈嘉庚当年选定5月9日为厦门大学这第一座校舍楼破土奠基。1915年丧权辱国的"二十一条"在这一天生效,对于有心的中国人,那是剜心之痛!"勿忘五·九国耻"六个字,镌刻在陈嘉庚胞弟陈敬贤旅居日本养病时家里的筷子上,也镌刻在我这一代华侨小学生的心上。陈嘉庚寄望于师生,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衰,矢志救亡图存,承续中华民族的根脉与伟业。

第一座校舍即命名为群贤楼,意在招贤纳士,以期群贤毕至,煅造国之重器。不仅聘用国内著名高校的学者名流,还录用外籍教授;学生来源有福建省内的和省外的,也有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。师生在"自强不息""止于至善"的学海之中,劈波斩浪,探索中外文化科学知识,为国家造就各种专门人才,输送到各个部门,以及海外华侨社会。百年之间,人才辈出,异彩纷呈。

厦门大学秉承世界大视野的办学方向,不仅一直奋进在国内一流大学的康庄大道上,而且迈进了国际名校的行列之中。更于2016年开创我国大学的先例,在马来西亚创办分校,为国际教育资源共享和文化交流开拓了一片新天地。

陈嘉庚为持守民族文化、兴学办教育而奉献了毕生的财力精力,影响极为深远。天上有陈嘉庚星,在"南洋",不少人的心目中也有陈嘉庚星。一些地方的华文学校,虽困难重重,仍然相沿不辍,很大程度上是"陈嘉庚因素"在起作用。

母校对于我,恩深似海,而今老了,愧无以回报!

谨此,祝愿我的母校厦门大学,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,弘扬嘉庚精神,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,开启第二个百年更加辉煌的新征程!

祝校史馆展览成功!祝大家身体健康!

链接>>

厦门大学校史馆百年校史展

厦大称,百年校史展是该校重要文化标志物,集中展示了学校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、重要事件、重要成果。厦门大学百年校史展位于厦门大学的发祥地——群贤楼一楼。

厦大校史展于2006年厦大85周年校庆之际正式开展。校方表示,自建成以来,该展览每年接待参观者逾30万人次以上,成为中国高校中人流量最多的展览。2019年底,学校对校史展进行重新布展。

此次布展,在参考原校史展及建国70周年成就展基础上,采用历史脉络展和专题展相结合的方式,突出"立意更高远、内容更完整、形式更动人"原则,力求全面展示百年办学治校的辉煌历史和卓越成就,充分展现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。

百年校史展在内容上以新时代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回顾、梳理厦门大学百年校史,从中将更多更有现实意义的总结与启发,尤其是厦门大学"自强不息、止于至善"校训和"爱国、革命、自强、科学"四种精神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与演绎;在风格上,则充分运用嘉庚建筑、厦大蓝、嘉庚红等厦大视觉元素,形成厦大专属的展陈格调;在形式上,增设雕塑、灯光秀、影片、触摸屏等,提升参观体验。

据了解,厦门大学百年校史展由1个主展厅和6个专题展厅组成,主展厅以时间为线索,纵向展现厦大百年办学历史和辉煌成就;6个专题展厅,其中之一为临时展厅,将根据需要不定期更新展陈主题,另外5个专题展厅,分别以"作育英才""对外交流""感恩·回馈""科学研究""校园文化"为主题展现相应内容。

(来源:中国新闻网)

怀念缅华华文教育的孺子牛——郑葆真

□ 晨阳

2012年2月22日,我陪同从缅甸仰光来厦门参加第十五次侨代会的郑承志(南川),前往集美探望其姑婆,即我们兄弟姐妹最敬爱的慈祥妈妈——郑葆真。是日晚,假杏林"舒心酒家",妈妈坐轮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侄孙的宴请,岂料,仅仅过五天,妈妈却安详辞世,令我悲恸欲绝、泣不成声……

妈妈走了,而且走得如此匆匆,可她的音容笑貌宛在。往事如云,点点滴滴浮现心头。

随母乘船漂洋过海

1948年12月,妈妈携带刚满周岁的我,从厦门乘"海利轮",历时21天,漂洋过海至缅甸的首都——仰光。

妈妈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便感慨万千。为什么会乘坐那么多天的船?妈妈道:"海利轮"是客货船,途经汕头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时,都得抛锚靠岸卸货装货,客人则可上岸,找客栈歇息。当年28岁的妈妈,带着我这个年幼体弱的"包袱",要不是有热心助人的周雅宝老师同行伸出援手,其艰难可想而知。

初抵异国,父亲却远在勃生未能到仰光码头接人。幸好遇到厦门高浦同乡热情相助,我们母子才得以上岸。倘若无人接船,则须待在船上。据妈妈说,我们母子已在船上待了7天。

1949年元旦,我们母子乘船前往勃生与父亲团聚。之后,因妈妈没能在勃生中学任教,返回仰光借住百尺路37号郑南川家。后经王一芒阿姨介绍,入仰光华侨学校中国女中附小任教,从此揭开了妈妈缅华华文教育的20年生涯。

足迹遍及伊江南北

妈妈在缅执教的20年岁月,我始终随着父母亲走南闯北,足迹遍及伊洛瓦底江流域,先后至勃生、渺名、丹老、景栋、仰光。在仰光,母亲先后执教了中国女中附属小学、南洋中小学、华侨小学、福建女子师范学校。

我的童年及少年时代都是住在学校简陋的房子。在仰光,父母亲曾先后租房寄居过巴罕、芝荷坦、百尺路、18条街、17条街等。妈妈既要备课执教,又要相夫教子,她总是那么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她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,教育我们6个兄弟姐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,小的穿大的衣裤。妈妈最恨子女说谎,遇到孩子说谎,妈妈是很严厉的,既批评,又耐心地讲明道理。所以,我们兄弟姐妹有什么要求、心里话,都愿意向妈妈倾诉。艰苦朴素、实事求是的家风造就了我们正义坦率的品格,使我们沿着人生的正确道路茁壮成长。

华侨小学、福建女子师范学校(简称福建女师)是妈妈在仰光先后任教的第三、四所侨校。1962年至1967年,妈妈在福建女师任教务主任整整5年。每天早晨她总是起得早,而晚上我们做完作业睡醒一觉,妈妈仍在伏案批改作业或备课。虽然家里有雇佣人,妈妈仍教会我与二弟洗衣服、学煮饭、倒米汤(仰光的"黑壳米",很粘稠,临熟前需过滤倒米汤才不会糊)。我生怕妈妈拖累而病倒,学会了分担家务、帮着照顾弟妹们,以尽量减轻妈妈的负担。

任教妇女识字班 教唱妇女节之歌

妈妈是个文体活跃分子,能唱会演又会打篮球。在仰光,妈妈除白天任课外,还兼任缅华妇女协会福利、文教股工作,调解家庭纠纷,创办妇女识字班,教目不识丁的妇女识字,讲解自身解放之道,教唱冼星海谱曲的《三八妇女节之歌》。

妈妈临终前住院时,我把儿童时随妈妈出入识字班学会的这首歌,唱给妈妈听。病榻上的妈妈会心地笑了,她问我:"你怎么会唱这首歌?我晚上带你去识字班,你都躺在板凳上睡觉,又怎么记得那么清楚?"我满怀深情地回答说:"我躺在板凳上是装睡,目的要妈妈赶快回家。但这首歌太感人、太动听了,儿童时代学到的东西,会没齿难忘的。"

参加篮球比赛 春节排练演出

1956年在丹老华侨中学,妈妈已是5个子女的母亲。36岁的她依然参加学校篮球队的训练,记得有一次还参加了篮球友谊赛。年仅9岁的我,蹲在球场边,看着身高马大、打中锋的妈妈驰骋于篮球场上,每当篮球传至妈妈手中,心里总是砰砰直跳,生怕妈妈有所闪失。但妈妈沉着应战,一个假动作转身,三步跨篮,投球进了,令我兴奋得鼓掌跳跃起来,赞叹:妈妈是好样的!

我们在丹老度过了4个祥和快乐的春节。每年春节即将来临时,在丹老华侨中学任教的父母为缓解华侨阔别祖国思乡念亲之情,便与其他老师们一起共同移植、排练"歌仔戏",先后排练演出了《陈三五娘》《十五贯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小女婿》等剧目。妈妈既辅助导演,又当演员。临近演出,老师们废寝忘食地赶制古装鞋、帽、服装、画制布景等,我也参与了戏中小演员及《小医生》的演出。演出顺利进行,当地华侨每每看后激动不已,释怀了游子的思乡之情。

二度身居边陲小城 环境艰苦执教犹荣

缅甸东北部掸邦地区的一个小城——景栋,又称"浆冻"(缅文),其东边与泰国毗邻,北部与中国接壤,毗连闻名遐迩的"金三角"。1958-1961年,父亲受"教联"派遣前往景栋任学校校长,妈妈随行后因气候寒冷,水土不服,返回仰光后再前往,曾二度身居边陲执教,无怨无悔。

在景栋学校住的是座二层楼的木屋,我们一家7口人蜗居于二层,一个约14平方米的大房间里,它既是我们的"窝",也是"校长办公室"。每到风雨交加的雨季,屋顶、木板缝隙都会漏水、渗水,只得以面盆接水,或以塑料纸遮雨,大有"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"之状。厕所、浴室均公用,设有食堂,雇用掸族人"阿索"掌勺。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年要吃"薄饼"(春卷),妈妈亲自揉面,在木炭炉置上平底锅,擦"薄饼"皮;蒸成、甜"年糕";住校的老师切菜、剁肉,如同一家人,欢欢喜喜过了年。时任教务主任的陈华平老师,2009年7月从香港来厦门时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起此事。

在景栋,家里没有雇帮佣,妈妈既要打理家务、照顾5个兄弟姐妹,晚上又要备课,环境狭小局促、艰苦,但妈妈从不气馁、怨天尤人,更不以校长夫人自居怠慢他人,而是视同事、学生如同一家人,平易近人。她严于律己。二弟曾因学习成绩达到留级分数线,来征求妈妈的意见,妈妈说:"公事公办,该留级就留级,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儿子,网开一面。"此外,妈妈还积极协助排练节目,参加当地土司的"摆"庙会,唱歌跳舞,荣获桂冠。

妈妈呕心沥血为缅华华文教育,可谓是地地道道的"孺子牛"。她虽已仙逝,但她的音容笑貌、谆谆教诲我们子女的话语,永远铭记于我的心中。

本报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及照片因不能与作者取得联系,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领取稿酬